

管子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玄齡注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位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

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

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

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

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

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

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

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

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

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

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

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

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宜也。登降揖讓。賢賤

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

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

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

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

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

中



既絕四海之人誰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

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順地而靜則道德潔其宮猶靈臺也開其門

全備故不可伐也去私毋言謂無神明若存

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

則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志強與智然後所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所以稱聖故

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無事為紀殊

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下天始殊

與物同理故可人之可殺以其惡成也雖殺無益

以為天下主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是以君子

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不迫乎惡人惡成

之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

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

變化小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

寂泊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此

皆虛靜循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

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

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

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

按此以上皆  
從下釋其義



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耳目

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

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

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曰君無代馬走無

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

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

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

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

陰者靜主立於陰也

任其去則中庭之石  
曰法也曰心也曰德也  
曰德也曰心也曰法也

王陰向陽

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

不入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

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

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

宣通也去欲則虛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

則神矣。神者至賢也。故館不辟除則賢人不舍焉。

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

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

精靜同於白席曰  
精者往也

管子 卷之三 披



聖人求知  
彼必先修己  
設心以待人  
一設心則非  
虛矣謂之虛  
者以其無藏  
也必去知無  
藏然後不求  
不設心無虛  
而虛矣注非

道性為禮  
分明  
德性可操  
聖人求知

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

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

知則循理無滅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無求

而自求也。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

虛則不屈。屈竭無形則無所位赴。赴逆無所位赴。

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

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

稟道之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道得

精也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道之

之精也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道之

之謂。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言

之者不別也。同體故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

之理可間者則有所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

舍所以舍之異也。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

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

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

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

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道

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按事至則應  
非先設故曰  
不宜言即前  
義也注非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無  
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  
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  
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不出於口。不見於  
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圍也。不知深淺。  
之圍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  
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  
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  
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

按此釋知道  
之經

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  
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  
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  
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無為之  
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  
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  
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  
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立也。務  
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



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

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

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人迫於惡

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

故忘故失所好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

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

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其應非所設也其

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舍已而隨

物故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

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

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

賢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君子之

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

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

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

章扞

章扞



後作正形  
德天仁地  
其則至然而  
自至

之。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  
 故萬物盡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官貪賄則毋以官  
 自近以及遠。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亂則毋以官  
 亂心。健美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  
 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  
 故曰身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充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  
 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

按能止能已  
皆不外求也

者

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  
 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傷也。不亂  
 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專意一心。則耳目專於  
 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典吉從。逆凶豈勞  
 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  
 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也。其  
 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今有精極難。思之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



其力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

也。能專一其事能變曰智。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

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

欲令其事齊等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

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

變通之理應物者也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

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為物

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

物不為裁而使已也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慕一作慕慕選也選懦弱也示選懦之形所以待事之至等德待也

按內業作唯能為此乎

按言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矣

理與安一在於治心在於中。適中也治言出於

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無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

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

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止之於道猶為末功物

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

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

豈不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非至

為天下允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

未滯於刑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

若存若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



七內業作作

按內業作全  
心在中不可  
蔽匿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

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

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

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

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中。則微見於外。不可

隱匿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

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

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

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

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

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

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

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

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

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

致以百  
內業不  
存外



按此合內業  
定心在中一  
節而論文章  
百誤

按內業作  
天地被四海

則忘其利安雖有利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

事安處蔑不足資也又有靜正之

也心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

思有形則理可尋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

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

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則外

道表裏無擁故若泉之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

不涸而四支堅固也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

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

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

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

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

故皆不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

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故其

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

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



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緣其理則知其情。順  
 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  
 則情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知其形故苞物象者莫大  
 自見。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月陰也  
 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  
 或有然。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為  
 不全。然。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輟其霜雪夏不為  
 薺麥枯歛止。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  
 其雨露也。管蔡之親休。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  
 其誅放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  
 雨露故萬。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於善  
 物利也。人行罰於凶人。故天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  
 下清而百姓蒙利也。

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  
 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正名自治  
 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  
 法備則事無闕滯。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  
 故聖人無事也。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為度  
 也。廢舍則百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為度  
 事非其時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  
 則不成也。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其人  
 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  
 克在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  
 和也。



人義於人者則鬼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強而

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可違禮而驕者無施而

其戾焉速不亦宜乎強而卑信音義免

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

則強強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纒用天下行

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

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

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

而賊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

害也生故為出也

按去乃云字  
誤云善言為  
善事反無名  
即下文注首  
無名也

主成故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

為入也則不當傷人

違而傷人但循道而往不計

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日月事已從而成

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是

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

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

善事其事之成顧反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

之者默然無名也事者必

不求名然其從事安謂凡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出命

然閑暇若無事然也今當觀物載之所堪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

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弗弗弗



不曰曰夫臣之是  
莫之動也  
意之中又有心

物似之六

管子  
與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道故曰有中。有中。  
如此則功美日與故曰美哉弗弗故曰有中。有中。  
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夫中之衷乎。  
為中者其唯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  
忘中乎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  
若弃功名則與眾不異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  
無所成名則無成有譽其成也。  
能貴無成有成。譽其無成也。  
若其貴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  
謂能立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  
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  
天地者其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  
唯忘已乎

向經所謂六氣

或指言  
或搖之成言  
天地尚有所

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  
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  
善惡自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  
清也無以  
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  
其利口之辨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  
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  
之與惡終自顯見也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  
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  
沈墜者必有神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靈  
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靈  
鼓之動也。必有以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擗之。  
皆不能自搖有時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動誰使然



以維載之者  
况人豈死治  
之者於問治  
之者於問治  
詳无声死與  
之妙而口耳  
自手足本之  
生非

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風灑乎天下。滿。風之洒散  
不見其寒。風無壅塞。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知  
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  
薄乎其方也。則為方。韓乎其園也。韓復貌謂遇。韓  
韓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  
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  
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  
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  
亦不見。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  
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神為之主。言有西  
有東。各歿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  
置常立

耳一讀屬上  
句為是

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道  
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  
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  
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  
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以  
物至而命之。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  
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內  
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不發於名聲。不凝  
性之敏。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  
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  
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所謂人可誘。令至於  
劉



道也日月之  
象而不已易曰知  
者能其六事也

人教故教存亦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靜無波  
可教人亦可也。浪則能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事有  
濟舟。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若有適。解不可解而  
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故善舉  
事者。國人莫知其解。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  
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  
為不善乎又恐。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  
陷於刑罰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  
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  
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

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  
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  
營切為。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  
策也。之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  
也。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矣。無益  
言。無損言。近可以免。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曰  
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  
審。而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曰稽。能考彼  
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  
周。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

審而後出者必同。自知曰稽。能考彼  
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  
周。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



武王克商... 聖人亦... 故曰孰能去... 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

久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

度時論用如此。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

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

天則祭以四壁而壤土而與生。為之生百穀也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

聖人亦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

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代君則非

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故曰孰能去

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

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

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

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伐之故得篡名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精則於

名故王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

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於六合

則神傷竭故於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

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覆故危也

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名進而身

名

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

則敗。故不。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

俱。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

成



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

輕如羽。一人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

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

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

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

種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

之則何須棄身而遠之也。知象乃知行情。乃知養生。不違行情則不違理

曰乃知。左右前後周而復所。或從前後行之既周

還復本。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

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

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和以

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

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

則道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

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不失其期。乃能得之

也。既不失期則性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

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

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于也。於人而不與之也。



管子卷第十三  
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管子卷第十三 終

管子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圃也美惡賢不

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

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故曰。

吳丙初刻



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

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

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

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刺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

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

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

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於下準也者。

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

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

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

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

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

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

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棟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

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

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

數之實得其量。得其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



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

賢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

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也。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

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

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是以人主賢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

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故為人水也。男女精氣

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

天有六氣。其陳

水之流也

文于肺發為竅下有口竅為舌一句可補

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曰五藏。五

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

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肺生骨。腎生腦。

肝生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

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

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

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

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

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



按此言水之精粗濁寒能存而不能以者生人與玉  
精粗濁寒能存而不能以者生人與玉  
存而不能以者生人與玉  
存而不能以者生人與玉

九德出焉。凝寒而為人。凝寒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

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

濁寒能存而不能亾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寒但能存而不能亾也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

暗冥故能存亾。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上者以於火鑽灼之於

而為變化也。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

如蠶蠋。蠋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上則凌

於雲氣也。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

蟻與危切又音詭

於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亾者

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

蟻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蟻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不徙而水不絕也慶

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

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

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蟻。蟻者。一頭

而兩身。其形若虵。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寒能存



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

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

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

不具。萬物莫不以生。得水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

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

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

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

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

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

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寂而稽。淤滯而

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

罔而好事。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

而運。淤滯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澹而無光也。故其

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

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故其民愚戾。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戾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

中



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是以  
 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故水一則  
 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  
 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  
 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  
 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  
 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  
 其理微暗。既漫且。其理微暗。既漫且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  
 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故天曰  
 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  
 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  
 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  
 信之。謂能聽信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聽信之謂  
 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



不能為憍。既使不能憍，憍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憍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賢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特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以驕恃，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陰陽為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

按警章作

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

喜羸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羸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

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

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

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

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

德。星以和德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是故春行冬

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

頤言



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

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次列

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

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

曰無殺麇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

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

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敲蒸

故為火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

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

按後作毋大。夏母附字必有一誤。

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思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

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

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

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通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膚肌膚。土所生

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

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

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

管子



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

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

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

通之。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

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社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

也。氣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四政曰。求有

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

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

發發字

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擊也。時物成熟擊斂之。其

氣曰陰。秋之陰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

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

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其事號令

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

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

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

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

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

廷惠



藏故秋行春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

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

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圍小辯鬪譯蹠小辯則利

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二政曰毋見五兵之

刃為鬪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

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

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

日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其氣曰

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温怒

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

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温周密者眾陰之閑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

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

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寒乃

至甲兵乃强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

月德月以閉藏罰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冬行

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雷夏雷行秋政則旱

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

管子 卷之六 廷惠



易曰日月星辰

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

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

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

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

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蓄殃。是故聖

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

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

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

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

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

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

國。惡之。口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

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

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

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

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

易曰日月星辰



自正生事。正直則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

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

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

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

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

者。失理者。凶。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凶國有四時。

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

政。執輔。輔行已德也五行第四十一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也三者充也。

充謂人力能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教者五也。既

禮法則以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立者七也。既

官以守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終者九也。能

與前王比隆可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

謂王道之終也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

至六為陰生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

多也稟陰陽之純以六多。所以銜天地也。銜猶陰

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銜天地也。銜猶陰

二者道之本也。而三者謂之器也。器也。三者充也。人之道也。則

在德通也註

管子

卷之四

七



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理以八制。八陰之數以少陰制天所以君長之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地欲以生息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以制人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萬物。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修槩水上以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親視知何者不親也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日所次隅曰暉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

觀情以律  
十二鐘  
音律法也

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有常

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

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

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人

情則物理極極於。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

物理可謂有德也。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

也。用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

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

後有行。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

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



龜不上。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

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

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

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

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

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

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

司徒。謂主徒眾使務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

出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

今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

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

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

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

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

用木行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

御時也



列爵。謂總別等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

賦秘賜。秘藏之物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

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

區別而。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鳥菱。菱。春辟勿

時。春當耕闢無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不癘雛

穀。鴈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麇麋毋傳速。麇。鹿子也。傷。絏

禠。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

二日而畢。春當九月十日而令。今七十二日而畢。睹丙

慶音樓慶字

按自甲子起

周甲子六

十日又零十

二日得丙子

十日而畢

十日而畢

三百五  
日又  
十日通三百  
六十日  
之數也注非

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掘

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

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

謂游戲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

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

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

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

御。命司徒御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

助養。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舉

氣也。順而敬之也。仁惠之

虞城案  
速即處



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

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

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

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

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

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圃所養擬供祭祀也。

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

行戶竈中雷。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

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

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

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

伐不服象天地殺歛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

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五穀鄰熟。鄰緊

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

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

則發。擗瀆盜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

之氣。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

也。今



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賚天地之所

開藏也。賚天地開藏故收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

不毛胎者不贖。贖謂胎也媼婦不銷弃。媼古孕字銷

草木根本美。開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開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

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

傷。此已下言逆時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

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子死。如無

夫人死則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禮天死也厲

管子卷十四

緩而乃急故有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

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上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

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七十二日而畢。土王

月而得七十二日者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

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

之禍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

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贖。媼

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庚子



管子卷第十五

管子卷第十五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小事

管子 卷第十五 章被刊



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

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分其師衆。人

既迷芒。必其將亾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

矣。又况迷惑甚然乎。若是者必亾。動靜者比於死

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

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比於醜

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也。動作者比於醜

我先動敵反作應者。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

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自申以敵我

於此者近。動誦者比於避。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賢得度。靜作得度則為

則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作常能從理。故曰

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逆

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

刑。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

違之。故其事不成。則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

後天。而天時不作。勿為客。者乃為客矣。人事不

起。勿為始。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

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

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

容

起後改作征

人先生之先也



發動而成如此者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可謂與天同極也。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全其素質。 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 未得天極。  
無所留者。 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也。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得  
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 若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  
湯之升。師武王救野是也。 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 成功  
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 之道。羸縮為寶。羸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 毋  
亡天極。究數而止。 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  
形。毋失其始。 形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待令而  
起。 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  
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 故曰修陰陽

管子 卷五  
 管子 卷五  
 管子 卷五

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 羸羸縮縮。因而為當。必  
藏順時。然後事當重。 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  
顯也。聖人隱顯。 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  
言之殷勤其事也。 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  
顯也。聖人隱顯。 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  
必因天地之形。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 小無不利。大盡行之者  
有天下。 所謂唯天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  
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 常執謙中靜不留。 中心  
無所裕。德無求。 道德饒裕形於女色。 而女之容色靜  
留著。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  
待天下之瀆作也。 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故賢者  
讓不與物爭。瀆動亂也。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

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

也。亂乘時養人。以持四時之政。先德後刑。賞以春夏。順

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善周者。明不能見

也。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

能敵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

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勝

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

起而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物祖如此。則可以代天

下無道。取其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

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隨斗杓順

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獸厭走

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

而有伏網罟。獸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

大禍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

故也。伏如其不然。則大文三曾而賢義與德。大武三曾

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

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

力武。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

知所倚伏力  
其功而致其

招搖之下以喻人心所

不周之也

管子

管子卷五

廷惠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也服之所以服勝

之所以勝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嚴

則人作法之如四時之不貪如星辰之不變如宵

如晝如陰如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守

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

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武彙曰

乾坤合于元氣

陰陽同于道

七

按當作母使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

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過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

不修理故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

吳初刻



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當

於正時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

君愛無私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能立常

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

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

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

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也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也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故得人之致死四變



也。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

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不然則

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

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閻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

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

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

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

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

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

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

也。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



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

不敢以謬妄姦言。後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

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賢賤皆發焉。君臣發行也。莫不取法於。故曰。法。古之法

臣上下賢賤皆發焉。君臣發行也。莫不取法於。故曰。法。古之法



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

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

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

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

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

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夫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

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

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

湛度也湛與極通

於謀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衆彊富

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

賢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

能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為恠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

者。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

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

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賢私勇者能以其威

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

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



姓使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凡皆以君不守法故也

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

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

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

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

從其事也。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

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

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賢賤皆從法，此謂為大

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

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

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

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

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

正之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

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

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

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賢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

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



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道之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賢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則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凶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纒。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

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

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聖尊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耀臨。勝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來必以時。往而民從之。君能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賢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布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

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

離法而聽賢臣。賢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賢而威之也。

言賢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

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

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偏近

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

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

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賢賤美惡。以

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

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

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

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

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

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

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

非匈胸也注



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  
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  
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  
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  
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  
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  
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  
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  
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

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  
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  
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  
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致當作勢言  
按誠當作百  
官識乃字  
有誤誤

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

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

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

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

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

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

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

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毀以

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何



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

有公是之事皆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

多。為交友致死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

非功。朋黨共譽之故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不一至於庭。

謂之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

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

按是下脫故字匿字為句

國也。各務私故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賢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

自舉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敗而不

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

進而講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

德



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

不能毋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

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

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

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

廉察也

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賢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

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

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

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

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

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

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

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

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

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

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

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

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

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

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中



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

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

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

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

也。治莫賢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

窘。窘則民失其所保。保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

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

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

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

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賢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

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

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

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賢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

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

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

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

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

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

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

管子 卷之五 廷惠



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

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秋糴

春糴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

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

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

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

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

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

而有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

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

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

亦通於上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

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

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

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

而灰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而不灰者

按別本註倍者或不倍積高故有時而王者之代積之廣而生之不也



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

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

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

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

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

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

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

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

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

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

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

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是寄為生不能長

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

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

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胃中。謂

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

漢素石伯昌  
勿曰天  
其道于  
其心所  
胸中



貌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潤也卒乎

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力。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萬物果得。以智安物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生

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

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之情。利安

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

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

及其求之則忽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

窮之則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

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而人不能固。人不能

虛反以利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

有來無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

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淫

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

頤植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

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

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

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

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

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

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

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

失。所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

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

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

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

道不遠人  
道不可移



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能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

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也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







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

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乃能戴大園。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

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

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

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

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津澤浮薄。

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

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晬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

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

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

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

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刑不

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

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

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

管子 卷之六



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

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四體既正。血氣既靜。

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言今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

言既體正氣靜意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

鬱生疾。憂志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為

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

莫若無飽。飽食者思莫若勿致。多困竭節適之齊。

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之生也。天

出其精。言稟精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

人。言合天地精和乃生。二氣和乃不和。不生。察和

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

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

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忿怒之失

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

度乃為之圖。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影以直四致不  
存外

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謂不和也故能

既平且正獨擅於胃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

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

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

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

形不滅犬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互大攝謂過於飢血互謂血銷減

而凝而凝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

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為

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

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

末四支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

邀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

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

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

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

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

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

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當何



正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也。但彼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

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

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

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腠理丞達屯聚泄

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以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准篇已下多管子書語正不類

禘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

東。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

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



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車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鄔上之黍鄔上山也鄔音臠北里之禾北里皆地名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鱈西海致比翼之鳥

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鸛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鳴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權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

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

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

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

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然則取之若何。其城不固此謂攻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資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資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公曰。守戰遠見有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



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夫恃不死之民而

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闔

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闔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

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

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田宅爵祿。

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而憂之以德。

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慎此四者。足以治

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

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

行不在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

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憎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

民多詐。設詐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

植



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

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

主能得信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

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

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

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

遜讓如此。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澤在澤字釋  
詩用  
鄭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

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

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禮樂。以振其淫。張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賤。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食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

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易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

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

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

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道繆。然

道通即道通  
通漢書  
子伯者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

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

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

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

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

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

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

之弒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

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

木求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

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

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成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

言

管子



此亦視也。魯語視之。以好。禮者。有。曰。云。魯。侯。云。魯。

獻胙祝史。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與。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謀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泮桓。迎日而馳乎。泮古公曰。盤字。

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

纔激強之則爭。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

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植



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

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

眴。胡絹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謂苗轉長大也。至其成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免，勉謂益有謹勵。天

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

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關然止。瞠然

視。關，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周禮

管子





此詩見於管子卷十六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

也久矣。是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

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

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

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

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也。國子擿其齒。遂

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于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

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

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

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

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

匹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



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儉者延而上儉謂贊引與賓客者也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

也夫淵然清靜者練經之色也溲然豐滿武心在兵

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

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

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



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終